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三十　　志六

禮六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徧立羣主時饗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者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虞奉而禮之豈可以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虞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虞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官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敕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

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饗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鑒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案禮記仲尼答曾子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元

皇帝三代睿宗文武孝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
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經無明文伏望委中書
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
威等奏議曰謹案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
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
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
祭祖者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偕作饗
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
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歷中始於人間得之
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案經傳王者之制凡

建居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葢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案參詳理合升祔謹案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高祖太宗元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準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本室有虛神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準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

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案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獻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即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桑主之議大厤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

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經無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常則思其變如鑾或東幸廟仍虛主即準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藴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正之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曰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與駕東幸即載

上都神主而東咸以其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果行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尚書省集公卿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

十六座去年三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十日敕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獻祖宣皇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當有大和字闕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申祝告之禮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

閟之地參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旣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繇卜洛之初旣有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

廟貌惟新即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
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
謹案左傳云祔練作主又載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
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
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
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
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元成
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
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

駕時巡便合（字疑譌闕）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
之非者降敕參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既不立廟何可施
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修主宜
藏瘞或就瘞於埳室或瘞於兩階間此皆百代常行不
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
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
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尚書薛元
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
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有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
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

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去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案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周武受命始都於豐成王相宅又卜於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公於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立於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案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

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元象號爲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採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

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昔漢韋元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宅既不並居二廟豈可偕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

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閟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固合修主不可瘞卽與臣等別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

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宏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於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理主無可置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則廢廟之說恐非所宜廢謹案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

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痤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於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元宗猶奉而不易肴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猶術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

開元之法者謹案定開元六典敕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曰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於周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案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爾後漸加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

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漢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爲置廟之例則大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概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案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以

非時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案天寶二年敕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即與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案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

東漢並曰兩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搉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也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句上下有闕文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祼于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至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祫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

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遺制或以空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字疑譌）出征之辭以更明載主之意雖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祀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重作栗主既事埋之已明無足疑也（一本作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議案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

百年間曾凡城二十四邑唯鄗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主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案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以瘞之夫主瘞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卒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

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厮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時也以下疑有錯簡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賢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案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唯郿一邑稱築如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制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順時不可也他如有司之職議事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謹案不可祔者有七條廟主應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作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考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

謹案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
也謹案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
廟不可虛也謹案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
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
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案曾子問
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
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
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
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案禮記曰天無二日

主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
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案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
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徧考書傳並不合修
且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
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
陛下誠明載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
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
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
曰伏見八月六日敕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時已

有議狀準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
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
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
責於曠官竊懼貽恥於明代所以懇懇將不言而
又言也非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
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不知廟不合虛主
唯載一也謹案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
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祕書監顏師
古議曰臣儕觀祭典徧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
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

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即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爲擅議近者敕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

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牽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爲帝迄今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氏傳曰（下屬闕文）傅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皐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貞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

典禮貳則非誠是以非因遷都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卽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義如修復以俟時巡唯載一主備在方册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

之常據不可同途又邱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襃貶至陳泄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權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徧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傍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幾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衆

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旣定禮官旣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即位竟迎太微宮神主祔東都太廟禘祫之禮盡出神主合食於太祖之前

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當時令文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將行禘祭有司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禮過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孝子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

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顯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
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
先儒皆取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
有將爲時享又漢魏祫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
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啓彈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
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依允而行降洎周齊俱遵此
禮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
人臣不預大則兼及功臣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
易乃詔改令從禮至開元中改修禮復令禘祫俱以功
臣配享焉

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將祫享於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璨等議曰按禮記正義引鄭元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於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也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

云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四年以下據通典補入）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依璨等議爲定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謂諦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

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案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元注解高堂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已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用此禮又案禮緯及魯禮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案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議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

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旣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祫以三紀抵九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兹參差難爲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數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祫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礿祀烝嘗其體一也鄭元謂祫大禘小傳或謂祫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

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元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

先二而後三謹案鄭氏所注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
文存三歲五年之位以爲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
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
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遥分
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
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
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邪且
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準三年於此置祫
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
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密最爲可憑以爲二禘

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旣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預推祭月周而復始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駮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學士陸善經等更加詳覈善經亦以其議爲允於是太常卿韋縚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繼次相承或云五歲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頃在四月已前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議合食禮頻恐違先典伏以陛

下能事畢舉舊物咸甄宗祏祇慎之時經訓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準禮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時享即嚴禋不黷庶合舊儀制從之

天寶八載閏六月六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旣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宏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象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

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
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
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意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太祖
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初無毀
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
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爲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太廟
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通典無此二字疑衍）太祖者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

十月禘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饗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敕下尚書省百僚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於太祖並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

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
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
爲允且禮經殘闕既無明據儒者能方義類斟酌其中
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
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
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
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
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
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
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

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

亦即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旣近於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敕旨依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

嶸等七人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未毀主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已下毀廟之主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案漢永光四年詔

一本作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元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於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已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正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

帝立於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於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位於是始祔宏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宏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帝於西夾室開元十年元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

二載剋復後新作九廟神主遂不造宏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元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眞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於昭位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準巘伏以當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以獻懿爲親盡之

主太祖已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旣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爲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已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失之宋因之於是有違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

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
也遂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
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案禮父爲士子爲天子
祭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
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
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
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
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
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
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案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

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王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奉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

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卨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向既行之已久實尋情所安且太祖虛清廟第

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己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置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又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是族人東向（禮之以下據通典補入）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通典作有）

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享何主乎合食永閟比於姜嫄則推祥禨（通典作禖）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所以宗廟嚴社稷重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元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上以下據通典補入）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居石室未

有準酌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卽心恐非允協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采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闕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禮之正動也中者焉考功員外郞陳京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眞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

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祔引於曾祖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祫則羣廟大合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常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筵於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

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
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
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
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
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爲說欲令征西東向均
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
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向之一句爲萬代法此其不可
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
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綻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
與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

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享薦是亦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義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等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敕于頎等議狀所謂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會百僚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聞奏其月二十六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尋七年百僚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頎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

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於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筵於西謹案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位既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實非禮經之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經意不足徵也惟有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

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陳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向來所議之禮敕曰禘祫之禮祭之大者先有衆議由未精詳宜令百僚會議以聞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集百僚議定聞奏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請別增兩室奉安神主緣二十四日禘祭修廟未成請於德明興聖廟垣內權設幕屋爲二室暫安神主俟增修廟室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享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

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興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享太廟
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
之列矣二祖新廟成敕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
景皇帝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
事杜佑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
尉告太廟又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明禋王者孝享莫重
於禘祭所以尊祖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
天之睠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
序夙夜祇懼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
羣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

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循禮務極精嚴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儔等狀稱禮序尊尊不序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於某宗臣等同考禮經於義爲允從之

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皆令中使

一人引伐國寶至壇所所以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伐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領至太廟焉

舊儀高祖之廟則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禮部尚書河間王孝恭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吏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配享太宗之廟則司空梁國公房元齡尚書右僕射萊國公杜如晦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配享高宗之廟則司空英國公李勣尚書左僕射北平縣公張行成中書令高唐縣公馬周配享中宗之廟則侍中平陽郡王敬暉侍中扶陽郡王桓彥

範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已配享睿宗之廟則太子太傅許國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國公劉幽求配享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莊惠文惠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呼爲七太子廟以便於祀享太廟配享功臣高祖室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无忌李靖杜如晦案如晦已配享此又云加疑誤也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大祭祀騂犢減數十載太廟置內官十一載閏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月朔望日宜令尚食造食薦太廟每室一牙盤內官享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埽其後又有

元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孝敬廟在東
京太廟院內貞順皇后讓皇帝廟在京中皆四時致祭

唐書卷第三十

禮七　舊書無從新書增

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前一日守宮設次於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就次蕃主服其國服立於東階下西面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其南有司出門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原注稱其國名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俱入使者先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其北俱東向蕃主乃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幣曰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

有後制無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蕃主
進受命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立
於門外之西東面蕃主送於門之外西面立使者揖以
俱入讓升蕃主先升東階上西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
蕃主以土物儐使者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
降出蕃主從出門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還蕃主
入鴻臚迎引詣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聞舍人承敕
出稱有敕蕃主再拜宣勞又再拜乃就館皇帝遣使者
戒蕃主見日如勞禮宣制曰某日某主見蕃主拜稽首
使者降出蕃主送蕃主奉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

於太極殿南向蕃主坐於西南東向守宮設次太樂令展宮縣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蕃主立位於縣南道西北面蕃國諸官之位於其後重行北面西上典儀位於縣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諸衛各勒部屯門列黃麾仗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門外就次本司入奏鈒戟近仗皆入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及符寶郎詣閤奉迎蕃主及其屬各立於閤外西廂東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舍人引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案通典皇帝將

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擊柷奏太和之樂及姑洗之音皇帝卽御座偃麾戞敔樂止皇帝出入奏樂新書雖發凡於樂志然於此節之而存舒和之樂文則似皇帝卽座不作樂而蕃主入門始作樂矣理似未長

典儀曰再拜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詣蕃主西北東面曰有制蕃主再拜稽首乃宣制又再拜稽首侍中還奏承制降勞敕升座蕃主再拜稽首升座侍中承制勞問蕃主俛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曰無下拜蕃主復位拜而對侍中還奏承制勞還館蕃主降復縣南位再拜稽首其官屬勞以舍人與其主俱出侍中奏禮畢皇帝興若蕃國遣使奉表幣其勞及戒見皆如蕃國主庭實陳於客前中書侍郎受表置於案至西

階以表升有司各率其屬受其幣焉其宴蕃國主及其使皆如見禮皇帝已卽御坐蕃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侍中承制降敕蕃主升坐蕃主再拜奉贄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承制曰朕其受之侍中降於蕃主東北西面稱有制蕃主再拜乃宣制又再拜以贄授侍中以授有司有司受其餘幣俱以東舍人承旨降敕就坐蕃國諸官俱再拜應升殿者自西階其不升殿者分別立於廊下席後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升坐其笙管者就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典儀曰酒至興階

下贊者承傳皆俛伏興立殿中監及階省酒尚食奉御進酒皇帝舉酒良醞令行酒典儀曰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皆再拜受觶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三終尚食奉御受虛觶奠於坫酒三行尚食奉御進食典儀曰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皆興立殿中監及階省案尚食奉御品嘗食以次進太官令行蕃主以下食案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皇帝乃飯蕃主以下皆飯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食畢蕃主以下復位於縣南皆再拜若有筐篚舍人前承旨降宣敕蕃主以下又再拜乃出

三曰軍禮皇帝親征纂嚴前期一日有司設御幄於太極殿南向文武羣官次於殿庭東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乘黃令陳革輅以下車旗於庭其日未明諸衞勒所部列黃麾仗平明侍臣將帥從行之官皆平巾幘袴褶留守之官公服就次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列於庭三刻羣官就位諸侍臣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弁御輿以出卽御座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承旨敕百僚羣官出侍中跪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閤乃禷於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淸齋於太極殿諸豫告之官侍臣軍將與在位

者皆淸齋一日其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大駕至於
壇所其牲二及玉幣皆以蒼尊以太尊山罍各二其獻
一皇帝已飲福諸軍將升自東階立於神座前北向西
上飲福受胙將軍之次在外壝南門之外道東西向北
上其卽事之位在縣南北面每等異位重行西上其奠
玉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其宜於社造於廟皆各
如其禮而一獻軍將飲福於太稷廟則皇考之室其凱
旋則陳俘馘於廟南門之外軍實陳於其後其解嚴皇
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再拜以退而無所詔其餘皆
如纂嚴若禡於所征之地則爲壝再重以熊席祀軒轅

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壝南門之外陳弓矢甲胄於神位之側植矟於其後尊以犧象山罍各二饌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神者皆如常祀瘞而不燎其軍將之位如纛其軷於國門右校委土於國門外爲軷又爲瘞埳於神位西北太祝布神位於軷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刲羊郊社之屬設尊罍篚冪於神左俱右向置幣於尊所皇帝將至太祝立於罍洗東南西向再拜取幣進跪奠於神進饌者薦脯醢加羊於軷西首太祝盥手洗爵酌酒進跪奠於神興少退北向立讀祝太祝再拜少頃太祝帥齋郎奉幣爵酒饌宰人舉羊肆解

之太祝并載埋於埳執尊者徹罍篚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併轡右授酒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爵駕轢軷而行其所過山川遣官告以一獻若遣將出征則皆有司行事賊平而宣露布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承制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各服其服奉禮設版位於其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又設客使之位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南面吏部兵部贊羣官客使謁者引就位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以從中書令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於西南東面中書令取露布稱

有制羣官客使皆再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書進受露布退復位兵部侍郎前受之中書令入羣官客使各還次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為步騎六軍營域左右廂各為三軍北上中間相去三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別墠地於北廂南向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墠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大將

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臥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而甲步軍爲直陣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十二鉦一大角四未明七刻鼓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至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爲小駕二刻三嚴諸衞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皇帝乘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入自北門

至兩步軍之北南向黃門侍郎請降輅乃入大次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墠之四周侍臣左右立於大次之前北上九品以上皆公服東西在侍臣之外十步所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北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北上駕將至奉禮曰可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西方北方立於西北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其中

軍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
南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其
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
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
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
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騶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
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
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
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陣以應次西軍
鼓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陣以應次東

軍鼓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圜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承制曰可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禮畢乃還

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

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鼗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射前一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

殿之庭東面縣在東階東西面縣在西階西南北二縣及登歌廣開中央避射位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五楅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位之南東面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布侍射者射位於殿階下當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門外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設罰尊於西階南北以殿深設篚於尊西南肆實爵加冪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之儀酒三徧侍中一人奏稱有司謹具請射侍中一人前承制退稱制

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於西階下於射之後東面北上持鈒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及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坫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笥於其上獲者持旌自乏之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搢乘矢於帶入立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向郎將跪奠笥於御

榻前少東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又跪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於坫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原注弓左右隈謂弓面上下以衣袂摩拭上面再下面一西面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一供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奏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原注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退付千牛於東階上千牛郎將以笥受決拾奠於坫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

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乃作樂不作鼓吹樂奏貍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弓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於東階下侍射者釋弓於位庭前北面東上有司奏請賞罰侍中稱制曰可有司立楅之西（通典作東）東面（通典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有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酌者於罰尊西東面跪（通典

東面酌北面跪奠爵於豐上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爵立飲卒爵奠豐下酌者北面跪取虛爵酌奠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皆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拜訖引出持鈒隊復位皇帝入奏樂警蹕有司以弓矢出中門外侍射者出若特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罰若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縣不行會禮

合朔伐鼓其日前二刻郊社令及門僕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袴褶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設龍蛇鼓於右通典作左東門者立於

北墪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墪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墪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墪東面隊正一人平巾幘袴褶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立於鼓外矛在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社壇四隅以朱絲繩縈之太史一人赤幘赤衣立於社壇北向日觀變黃麾次之龍鼓一次之在北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立候變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人舉麾龍鼓發聲如雷史官曰止乃止其日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廢務自府史以上皆素服各於其廳事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貞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將伐鼓德宗不許太常

卿董晉言伐鼓所以責陰而助陽也請聽有司依經伐鼓不報由是其禮遂廢

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戈左執盾其一人爲唱帥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預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磔禳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通典二人右校爲瘞埳各於皇城中

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盾唱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通典作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通典作覽)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幹(通典作肝誤)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

諸隊各趍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䟽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淸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坐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歳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與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埳

唐書卷第三十一